

2019年秋赴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交换

2020-10-07 19:54:05

记一次突围 前言：昨晚，三联周刊的报道《顶尖高校：绩点考核下的人生突围》刷屏朋友圈，文中详细刻画了大学生内卷竞争下的迷茫、焦虑和压抑，引起多数复旦学子的共鸣。大一大二，我曾是一个不给自己喘息机会的人，被同辈压力推着往前走的同时，挣扎着游在浪潮的前面。而大三的学期交换，让我“名正言顺地”静下来，重新认识自己。我从前自嘲说这是一次“逃离”，现在看来，是误打误撞、幸运地“突围”。 2019年的秋天，我有幸前往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进行学期交换。从9月到12月，对于Santa Barbara这个海边的富人度假区来说，一直是夏秋之交的18。在这样的小镇里，总是把自己关在寝室钻研文献不免有些遗憾。因此我和自己赛跑、和时间赛跑，想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去聆听更多人的故事，看更多的风景。 两个课题组，双倍学分，满绩结课 好的开头是成功一半，关于校内生活的计划都在迎新周的短短五天内安排妥当。我不仅向对方院系教务处申请了双倍学分，还翻阅了research-project的网页，一一给教授发邮件，询问加入课题组做助手的机会。最终，我修读了24学分，其中包括4节传播学专业课及2个课题组，并以两门A+，三门A，一门P完美结课。（*本校学生最低修读12学分/学期；A+为奖励性质，以4.0计入绩点） 在国外学社会科学，大多数困难的源头在于英语。首先需要花上成倍的时间去读英文文献，而文献恰是每节课、每周都有布置，教授也比较看重的部分；其次是上课时老师的语速比较快，一开始会明显感觉反应不过来；最后，记笔记也是个大问题，打字速度远远跟不上老师的语速，而多数教授是不分享ppt或者根本没有课件。我一共选了四节专业课，客观来说，课程内容在理解上是不难的，但是由于上述三个困难，刚开始会上课全程录音，课后再花一倍时间去整理笔记、消化内容。比方说，我上了一节广告学专业课Advertising Literacy，老师是James Potter。他是国内外必读教材《媒介素养》的作者，是传播学里比较有名的教授。他上课就比较有个性，每节课只发一张A4纸，分别是一级标题和二级标题，然后从晚上6点讲到9点，对着这个10行字连续讲三个小时，每句话都是考点。经过这一学期的锻炼，我的英语听力和打字速度几乎就是本地人水平。通过与教授的邮件往来，附上简历并且热情、坚定地表达意愿，我终于有幸加入了两个课题组。第一个是组织传播学的课题，研究小组讨论中沟通歧视的影响因素，我在其中参与了内容编码；第二个课题是研究20世纪初的北加州华裔劳工，我负责阅读文献并整理资料。保守估计，我大约每周花费10小时在课题组的工作上，并需要每周向教授汇报进度或成果。我对美国校园的学生社团也很感兴趣。在开学前，我就翻遍学校的各种网页，把welcome-week-page里面大大小小的社团招新活动看了个遍，比如攀岩社团、k-pop社、日语交流会等等，都记录在自己的日程上，然后去感兴趣的社团留下自己的邮箱，以便了解一整个学期的活动预告。学期中我参加的活动，比如冲浪、万圣节南瓜、感恩节晚餐等等，都得益于开学周集中了解到的资讯。参加这些活动，是出于对活动本身的兴趣，也是把它作为契机去认识新朋友。

最大的挑战，是人际关系的“从零开始”在社交这事儿上，南加州帮了我很大的忙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在这个盛产阳光和微笑的度假胜地，当地人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热情、乐于唠嗑。其次就是，由于历史原因，这里的亚裔面孔特别多。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心理安慰，可能是我自觉文化相近，和亚洲人交流总有安全感。刚落地没几天，我就去独自“勇闯”了洛杉矶的派克市场，因为看不懂纯西班牙语的菜单，买个墨西哥牛肉卷饼都一头雾水。为了对得起我花了20分钟眼看就要排到的队（ps：虽然在上海吃个饭排队半个小时都是小菜一碟，但洛杉矶环球影城所有项目玩一圈加起来排队都不要20分钟），我就鼓起勇气，找了一个叔叔搭讪了。他是上世纪的第一代日本移民，来美国读了法学，现在在洛杉矶法院做法官。我们一起吃了午餐，他还和我说：“开学第一周，你不要害怕去向陌生人自我介绍。新生还没有固定的交际圈子，都想交到新朋友。”这句话我现在还记得，当时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勇气。他说我的年纪和他的二女儿差不多大，所以看着很亲切。我回答说，我爸头发还没白，好像比他年轻那么一点儿。社会心理学中有一个经典的六度分隔理论：世界上不相识的任意两个人，至多通过六个人，例如朋友的朋友，就能联系起来。我要补充一句——这些中间环节可以缩减，假如你是复旦校友。首先，我有一节数据课的助教硕士毕业于复旦新闻学。其次，我在日语交流会上认识了一位博士，他本科就读于复旦CS。如果这还不能感叹一句“世界真小”，那么我在寻求课题组的时候，无意中联系到的z教授是八十年代毕业于复旦历史系的校友。去见z教授的时候，我是非常忐忑的。因为她在邮件里表示暂不需要研究助理，但看在我是复旦学生的面子上，愿意短暂聊一下。我当时提前准备了一套复旦校名纪念品送给她，或许是因为我态度真诚，最后还是给了我一次机会。z教授喜欢种些水果、花花草草什么的。感恩节假期的前一节课，她原本打算给班级里的同学们送自己种的柿子作为小礼物，但是前天晚上学校附近的山上着火，第二天早课上到一半，学校突然通知停课，所以办公室里就这么多出了一麻袋的柿子。我那天照常去她办公室汇报课题资料的进度，因此有一大半的柿子都给了我。感恩复旦，让我的整个感恩节都是柿子味的。 旅游的钱都是省出来的，每天都像是买菜的我妈精打细算，用我妈的话来说，叫做“不花冤枉钱”。当所有的价格都按照汇率在我脑中自动乘以7的时候，我买个菜都会想起这个饱含着中年妇女大智慧的名句。我所在的小镇是距离洛杉矶仅有一小时车程的富人区，物价比较高。因此，15美金也买不到什么，100人民币就只能吃个垃圾食品，热量很高，营养不均衡，概括起来就是：淀粉、芝士、肉、两根菜叶子。对我这个养生族来说，在这里，最好的活法就是自己做饭。很多交流的同学都会打趣说自己去的是“新东方烹饪学校”。而我，临行前一周学会番茄炒蛋、黄瓜炒蛋、煎蛋、水煮蛋以及蛋花汤之后，就勇敢地在美国努力生存了。精打细算其实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举几个省钱的途径：通过校外渠道购买保险、在Facebook的学生二手群里买课堂记录器、加入微信顺风车群前往超市和市区。还有一个对穿37码以下篮球鞋的女孩子适用的：买球鞋的时候，去买青少年款最大尺码，正正好好，每一双都能便宜几十美刀。另一个花钱的大头是住房。我没有在校内住宿舍，而是自己在Facebook租房群里找转租，不仅家具齐全、便宜实惠，而且可以短租（短租房子非常难找，不然就得先交一年的房租，等交流结束再想办法短租出去）。我很幸运地找到一个出国交流的女孩子，我去ucsb交流的一学期，她正好要去首尔大交流，因此我就短租了她的房间。旅游的时候也是同理，在曼哈顿中城区住一个礼拜酒店、和转租一个礼拜，价格相差五位数字。当时正逢圣诞节，也就是当地人的春节，我就通过转租的微信群找到了一个春节回国的姐姐，租了她的房间。这样做比较费神，运气不好的话会很折腾。我连续几次都很幸运，没花多少时间就能省几百美金。虽然省的钱最后都用来旅游或者购物，全部花完了，但至少能感受那种勤俭持家的快乐，和清空购物车的快乐还是不太一样的。 每日自我安慰：多大点事，傻人有傻福 刚到美国独立生活的时候，我对自己好手好脚长活这么多年感到难以置信。飞机落地的第一天，当天晚上，装着护照、DS2019和上千美金现金的包就落在了一位华人同学的顺风车上。幸好我乐于和人闲聊，凭借一些零碎的信息在中国留学生的微信群里询问，不到一个小时就把东西找了回来。我第一次自己坐公交车去downtown，回来的时候在车站附近的街区搜寻了一个半小时车站到底在哪里（同一个站有a\bc3个上车点，我就看傻了），错过了两班车，最后赶着末班车回家，下车的时候还坐过站，只能坚强地在夜里徒步两公里，幸好平安回家。飞去西雅图的航班，倒数第二天晚上，距离机场几英里的地方着火、居民撤离、学校停课；夜里下大雨，火是灭了，但又收到了泥石流预警邮件，而机场就在山脚。即便这样，我的航班还是不幸幸运地顺利地起飞了。在旧金山，下坡骑车的时候摔了一跤，把裤子硬生生摔成破洞裤，膝盖上全是血。人间有真情，路过了一个送墨西哥餐外卖的哥哥，他把盒子里全部的纸巾都给了我。我也没有大碍，只是回学校之后把另一条好裤子也剪开口，半个月穿的像个捡破烂的。万圣节晚上，我们和朋友去体验了party。两个滴酒不沾、从不蹦迪的大胆怂货，在现场看着盛装打扮、狂欢热舞的一屋子人，瞬间呆若木鸡，感觉脚底被黏住一样动不了。事实上，地板上因为有很多打翻又风干的酒水，所以真的黏黏的。最后，在凌晨的街上，街边房子里醉醺醺的人对着街上大吼大叫，我们两个互相壮胆，像连体婴儿一样走回家。总而言之，人在大洋彼岸，出了事儿我就安慰自己：傻人有傻福，万事放宽心。如果不经历点小风波，那我的日子该多平淡。现在回忆起来，那些“在危险的边缘试探”的瞬间还真是印象深刻。 这断层式的半年，是一次误打误撞的突围这三个月，对我而言是断层的。和以往21年过的生活都不一样，我也看到了别人完全不同的人生故事。一直以来，我是一个非常珍惜自己时间的人。“来都来了”，这句话在我看来有一种珍惜当下的紧迫感，意思是：对于一切机会都要好好把握。因为我各种活动安排得很满。因此每天要么在学习，要么在玩耍的路上。尤其是为了腾出完整的老兵节、感恩节假期出去旅游，之前就会挤出时间、提高效率去提前完成论文和复习期末。这样也带来了一个意外之喜：我发现脱离了手机之后，反而感到了极致的充实和自由。四个月里，我游览了东、西海岸的一共9个城市，旅游攻略里的经典路线走过一大半，好像这次不多看看，这片大陆不久后就会从地球上消失。就连在uber上，一个印度裔的叔叔都说：“我移民到美国生活17年，去的地方都没有你多。”而珍惜时间的另一方面，听起来就有些负面，它意味着目标和行动高度统一。从前的我几乎没有时间去深入了解别人的生活，因为自己的生活都忙不过来。但是在学期交换的时候，我不得不慢下来。因为在大洋彼岸的短短三个月，几乎没有学生工作以及实

习的空间，短期目标也因为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被稍稍搁置。我发现，被剥夺了这项权力之后，时间过得慢了许多。我常和朋友结伴旅游。一方面，我没车，在美国，没有车意味着没有脚；另一方面，刚读完大二的我学生气还很足，和人聊天特别见世面。从圣塔芭芭拉到北加州要经历6个小时的自驾，这6个小时足够聊完一个车四个人的恋爱史，也足够谈完一车人往后十年的人生规划。一块儿自驾游的朋友中，有两个博士，他们所焦虑的问题也很多，比如说博士毕业后留美几年，假如不移民的话国内的父母怎么安置，假如要拿绿卡在哪里买房合适，等等等等。印象很深的是，他们问我，“读完研究生然后呢？现在假设研究的文凭放在你的面前，然后你要做什么？”这句话对当时的我来说，是巨大的冲击，就像心态还在度假，但生活突然快进到四年之后。还有就是，如果和当地人接触得多，会发现整体氛围是慢的。我想聊一下我的室友：住在我隔壁间的housemate是一个96年出生，大四在读的越南裔女生，她叫Hao。我的交换学期正好是大四学生的秋招季，当时她的朋友们都拿到了top4会计事务所的面试机会，但她自己还没有着落。这里插一嘴，ucsb的qs排名是美国国内30左右，并且这个小镇就业机会比较少，这同样意味着难找到有竞争力的实习，最后秋招面试需要跑到附近的大城市。但hao她大学三年都不焦虑，她要到最后一刻才焦虑，焦虑的点在于“为什么我之前没焦虑”，然后这个焦虑只持续很短的时间，然后就对自己拥有的、不那么如意的offer感到自足。我不太会安慰人，我会倾向于认为，要是有这个抱怨、或者安慰的时间，解决方案都想出好几套了。我后来发现，Hao是个不需要解决方案的人，她需要安慰，而给予她安慰的是倒苦水这个过程本身。所以我只是像个万事不挂心的傻子，乐呵乐呵地和她说，“他们可能是大海里的一条小鱼，但你会是一条鲨鱼，过个几年，再跳到大海里去干掉他们。冰淇淋吃吗？”事实证明，这招能行。她边哭边笑，说，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看着你我就是难过不起来。那盒什么口味的？”这时候我的心情也大好，然后明白社交就是一面镜子，而笑是生活的解药。Hao告诉我，小时候，还没移民美国的时候，在越南的时候是公主，家里有一个庄园和三十多个仆人。我难以想象，这个当时在我面前蓬头垢面，熟练地翻炒着鸡蛋火腿的人，和我说，“在越南，我只要动一下手指头，仆人就会帮我做一切事情。”她用筷子沾了一下调料，尝了尝咸淡，“Now, look at me, I am the maid.”（而现在，你看我，我自己就是个女佣）我走的那天，这个爱睡懒觉的人早起了一回，她坐在我收拾好的那张光秃秃的床垫上和我最后地告别。那时候我突然明白，一个乐于分享自己时间的人，才能获得别人的时间。她最后和我说，“你以后肯定赚很多很多钱。记住，来这里买房，然后邀请我来玩。”我很想告诉她，我可能连个满意的工作都找不到，但为了不给国人丢脸，我说，“我只是复旦平均水平，记住这个学校，20年后这整一片的海景房都是我校友的。”从前习惯了一种生活节奏，永远想要赶在时间前面，试图用现在的行动解决未来的焦虑。是海边小镇的生活打断了原本的节奏，我放慢步子看世界之后，才注意到长久以来所忽略的东西。此外，了解了各年龄段的人的焦虑，才发现焦虑没有尽头；了解鲜少焦虑的人之后，才发现“知足常乐”真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技能。尾声：自去年9月17日飞往洛杉矶，至今刚巧过了一年。为了重改交流小结，我又翻阅了一年来照片和随笔。那段时光，对于正在申请硕士的我来说，是莫大的精神慰藉。最后，感谢复旦大学给予我的宝贵机会。感谢outgoing新浪博客上面的分享，让我在行前就得到了很多出行指导。回国之后，我自己也制作了一些vlog，希望能给后来交换的学弟学妹一些参考。衷心祝愿复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越来越好。